新唐書

三三



錢徽崔二韋二高馮三李盧封鄭敬列傳第一百二　唐書一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貸饋坐是得辠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澈主留事重擅發軍帑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師討蔡檄遣采石兵會戰戍還頗驕蹇會衍病亟徽請名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衍死一軍賴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名徽從容言它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不可益邪銜之以論淮西事忤旨罷職徙太子右庶子出虢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

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諉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巢者李宗閔壻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厚文昌怒方帥劒南西川入辭即奏徽取士以私訪紳及元稹時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擿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等劾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書初州有盜刼貢船捕吏取濵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眞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佗用哉命代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從徽領宣歙宰相以其本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號之治不及知況其它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羣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大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

尚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子可復方義可復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賓客子璵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摶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摶得罪璵貶撫州司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爲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章偕來於是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根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它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嬌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大和八年卒咸素有高世志造詣

斷遠間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禮七世孫羈丱能屬文母訓諭稍厲
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讓責韋皐鎮西川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
裴況居幕府皆厚相推挹況嘗謂表微似衛玠自以不能及也擢
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
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櫛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
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俄為翰林學士是時李
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
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
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奈何答曰
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
韋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郎亓志沼叛詔李聽
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
破賊及捷書上止浹日志沼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惡

者誅之歸脅從者于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之非好生也請以聽代史憲誠于魏志沼之徒可使招納不聽以病痼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没弔客洽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携手語笑無間然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高釴字翹之史失其何所人與弟銖鍇俱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史館脩撰元和末以中人爲和糴使釴繼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政得失穆宗嘉之面賜緋魚召入翰林爲學士張韶變興倉卒釴從敬宗夜駐左軍翌日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擥以示憂勤帝納其言賜錦綵俄罷學士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出爲同州刺史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釴少孤窶介然無黨援以致

官達諸弟皆檢愿友愛爲搢紳景重子湜字澄之第進士累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乗億許棠聶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億字壽仙棠字文化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鉥字權仲既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府入遷監察御史大和時擢累給事中文宗得李訓驟拜侍講學士鉥率諫官伏閤言訓素行儉邪不可任必亂天下帝遣使者諭曰朕留訓時時講繹前命不可改當是時已旱而水彗繼冬未息鄭注權震赫人情危駭既鉥等弗見省羣臣失色明年訓當國出鉥爲浙東觀察使歷義成節度使大中初遷禮部尚書判戶部徙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慤慍見曰故事禮院不関白太常故鄉莅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小史隳傃舊典鉥歎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

鍇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辟河東府參謀歷吏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鍇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頹俗而鍇乃能爲陛下得人帝曰諸鎭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誡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即以鍇爲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爲鄂岳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子湘字濬之擢進士第歷長安令右諫議大夫從兄湜與路巖親善而湘厚劉瞻巖旣逐瞻貶湘高州司馬僖宗初召爲太子右庶子終江西觀察使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兎號孝馮家宿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愔爲軍中脅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愔大懼於是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說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力驅

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爲亂兵所脅内則誠款隔絶外則彊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勳赦愔辠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絶之德矣武俊悅即以表聞遂授愔留後宿不樂佐愔吏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愔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召爲太常博士王士眞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謚宿謂世勞不可遺乃上佳謚亦不忘忠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爲判官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從節山南東道爲王廷湊所圍以宿摠留事還進中書舍人出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輙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歷工部刑部二侍郎脩格後敕三十篇行于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邪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数壞民廬舍宿脩利防庸一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脩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年七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治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納墓中子圖

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寶爲起居
郎
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于頔素善之頔在襄陽
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頔聞斥吏歸錢五十萬及諸境定
返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慙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苹府以
鄠尉爲集賢校理始定居喪號毀甚故數移疾大學士疑其簡怠
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郢州刺史吏告定略民妻乾沒庫錢
御史鞫治無狀坐游宴不節免官起爲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
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于廷定部諸工立縣間
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玨玨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
者邪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
諫議大夫是歲訓注敗多誅公卿中外危惴及改元天子御前殿
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
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欲

會尚書省定據禮當集衆議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換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兩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審字退思開成中爲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歷國子祭酒監著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著唐終祕書監子緘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

李虞仲字見之父端附見文藝傳虞仲第進士宏辭累遷太常博士建言謚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襃貶法也茀士爵祿僇辱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謚是觀古者將葬請謚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謚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謚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謚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居京師不得過半朞居外一朞若善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

論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寶曆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出為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脩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氐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為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為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為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潞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

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賦而暱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畝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

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爲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翺自代景儉斥翺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翺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翺恚懼即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翺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耆使滄州翺盛言其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翺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別傳與兄簡能弟弘止簡求皆有文並第進士歷佐帥府入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事寶曆中黎幹子煟詣臺請復葉縣故田有司莫能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

恩誅貲田皆沒大曆後數十年比有赦令無原洗之言謂安得冒論不爲治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簡辭窮按乃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無此昂爲吏可知矣李程鎮太原表爲節度判官入授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衢州刺史卒簡能見鄭注傳

其子知猷字子謨中進士第登宏辭補祕書省正字蕭鄴鎮荆南劔南再辟掌書記入遷右補闕出爲饒州刺史以政最聞累進中書舍人朱玫亂避難不出僖宗還京召拜工部侍郎史館脩撰歷太常卿戸部尚書至太子太師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卒贈太尉知猷器量渾厚世推爲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贍麗子文度亦貴顯

弘止字子疆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戸部員外盧允中坐贓詔弘止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止執據罪由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

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詔河北三節度討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邢洺磁三州宰相李德裕畏諸帥有請地者乃以弘止爲三州團練觀察留後制末下稹平即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戸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費不相償弘止使判官司空輿檢鉤釐正條上新法即表輿兩池使自是課入歳倍用度賴之踰年出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沓銀刀軍尤不法弘止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止治不敢譁優詔褒勞弘止羸病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于鎮贈尚書右僕射子虔灌有美才終祕書監

簡求字子臧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爲裴度元稹所辟又佐牛僧孺鎮襄陽入遷戸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彥佐爲招討使吝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年党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爲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

沙陀三部難馴制它帥或與詛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爲止簡求歸
所質開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
還東都治園沼林苑與賓客置酒自娛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
射子嗣業汝弼皆中進士第汝弼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
遷洛方柳璨斲喪王室汝弼懼移疾去客上黨後依李克用克用
表爲節度副使太原府子亭簡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未嘗居賓
位西向俛首人美其有禮嗣業子文紀後貴顯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
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眞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
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
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
相帝頗寤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
相賀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
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辠元裕坐出餞貶閬州

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立擇可輔導者乃兼賓客進御史中丞即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並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累擢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歙觀察使入授吏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公奏錮逋賦甚衆在鎮五年復以吏部尚書召卒于道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元裕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爲吏嵓巖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

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失舉劾貶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乃代元裕稍進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隸恭陵中人皆斂手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元裕始名允中大和

中改今名元裕子璩字瑩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而璩以寵升云懿宗時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太常博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取多蹊徑諡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諡爲刺從之

封敖字碩夫其先蓋冀州蓨人元和中署進士第江西裴堪辟置其府轉右拾遺雅爲宰相李德裕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三遷工部侍郎敖屬辭贍敏不爲奇澀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宮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它惑德裕以能明專任己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不迨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之未幾拜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慮囚誤縱死辠復爲工部侍郎大中中歷平盧興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遷

果賊依雞山寇三川敕遣副使王贄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尚書還
爲太常卿始視事廷設九部樂敕宴私第爲御史所劾徙國子祭
酒復拜太常進尚書右僕射然少行檢士但高其才故不至宰相
卒子彥卿望卿從子特卿皆第進士

鄭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爲
宣歙觀察使前人不治薰頗以清力自將牙將素驕共謀逐出之
薰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都懿宗立召爲太常少卿擢累
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於是
官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叙宰相杜悰才其人擬判度支辭
又擬刑部兼御史中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愛友糾族百口
稟不克求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爲倖侍酬沮後以太子少師
致仕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爲隱巖
蒔松千廷號七松處士云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祖括字叔弓進士及第遷殿中侍御史

楊國忠惡不諧巳外除果州刺史進累兵部侍郎志簡淡在職不求名周智光巳誅議者倢括才選爲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大曆中卒晦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於是帥不政法制陵頽曙引大吏廷責之吏負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且十輩方雜語以申吏枉晦讓諸將曰吏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爲伍柰何衆愧謝闔府咨羡擢累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真以詐營罔天子御史平吴湘獄得辠宰相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回繼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有詔弛榷酒茗官用告乏晦敹身儉勤貲力遂充徙兖州節度使以太子賔客分司卒贈兵部尚書謚曰肅晦兄昕暭弟昈煦俱第進士籍昕爲河陽節度使暭右散騎常侍世寵其家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黄裳浙西節度觀察使博取進士第寖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窮得辠詔與中人籍其財中人

利寶玉欲竊取去博奪還簿無遺貲回鶻入寇以符澈為河東節度使拜博為判官久之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浮屠隸主客博言令太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會羌渾叛以何清朝為靈武節度使詔博副之擢右諫議大夫召對賜金紫因行西北邊商虜彊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為京兆尹與御史中丞冩競不平皆得辠下除博衛尉卿出為平盧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徙昭義卒年六十二贈兵部尚書

李景讓字後己贈太尉憕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虢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勤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

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辠乃赦故雖老猶加箠敕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讙召景讓廷責曰爾填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廼罷一軍遂定景讓家行脩治閨門唯謹入爲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栯威肅當朝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宰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佗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愧艴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性奬士類拔孤仄如李蔚楊知退皆所推引始爲左丞蔣伸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

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公所善蕭澣裴夷直皆爲李宗閔楊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不遷宣宗銜穆宗舊怨景讓建請遷敬文武三主以猶子行爲嫌請還代宗以下主復入廟正昭穆事下百官議不然乃罷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斸其騙石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弟景溫字德己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盧攜當國弟隱繇博士遷水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敢繩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景溫旣舉職人皆韙其正弟景莊亦至顯官

列傳第一百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劉蕡列傳第一百三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羣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甿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敻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寖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唯昧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

及外關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阨災旱費歲播植愆時國廩空匱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盭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賁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

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祅言之罪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巳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

之官廢列郡干禁縣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縣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敎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鑒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愼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

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

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跡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揔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慴朝廷勢傾海内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

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
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
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
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
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
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
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
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
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
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
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
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
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
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

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撥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

紀綱未絶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
怨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
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
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
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
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
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
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
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
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
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
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
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
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

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顓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

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愼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愼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已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已教以導人脩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言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

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踈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道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

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
力皆勤矣願陛下發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
前所謂國稾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
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弁游惰之人
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稾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
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
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
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
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
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
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
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
中官之貟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
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

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
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
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
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
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勲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
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
謀不足以翦除姦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
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
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覷釁之心
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
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
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天子而達
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縣學
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

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緜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緜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緜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聡格者緜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為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

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獘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恵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巳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敎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壽可以消揺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恵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

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
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
其辭至感槩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
三人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
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舊臣才
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
内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
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
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
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
綱紀遂絶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
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
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
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

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揺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耻自謂賢良忝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郃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祕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蕡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閽殺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輿位宰相以謀敗皆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蕡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羅讒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蕡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

正枉㲹憒齒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蕡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
官云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𦂳而不切也蕡
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
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彊可不
戒哉意蕡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爲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
紓患邪

唐書列傳第一百三

李鄭二王賈舒列傳第一百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敢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吉爲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逢吉方留守怏怏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術仲言經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詭辯激卬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帝愈憤恥而憲祖之弒罪人未得雖外假借內不堪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

引仲言叶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縗麤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爲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大和八年也其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鄭肅韓佽諫議大夫李翊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劾仲言憸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閹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帝猶慮宦人猜忌乃詭易五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鴆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嶺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己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

朋比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為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為下詔開諭羣情稍安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為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佗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衞兵皆慴憚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傜賦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為民既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為助援內實猜克待逞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兵柄於是王璠為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許璠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為用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

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即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㲉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言聞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曰將軍何為爾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閽者將闔扉為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内即扶輦決罘罳下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躓訓壓之將引刀鞾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郗志榮揕訓仆之輦入東上閤即閉宮中呼萬歲元輿雖知謀不以告涯曰上將開延英邪而羣臣見宰相問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

泰倫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値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
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
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嘖帝懼僞不語故宦人
得肆志殺戮俄而元輿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
乃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捕
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入黎埴羅讓渾鐬胡証等家及賈耽廟貲産
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臣朝
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尚閉列兵誰何乃繇金吾右仗至
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閤門使馬元贄啓
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
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
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
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
京師兵剽刼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

鎮斬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徹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梟
訓涯等罪孝本易緑袴猶金帶以帽幛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
之餗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弘志使偏將
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相璠喜啓關納之既行知見紿
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幷奴婢悉繫左右
軍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
死訓既敗被緑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
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盩厔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爲宦人酷辱祈
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禽後一
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腰斬梟首以徇餗臨刑憤
叱獨元輿曰黽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
狀不服斬之殺訓弟仲褒元臯始元臯以屬疏自解得去士良訊
奴言事前一昔宿訓第遣人追斬之訓死士良捕宗密將殺之怡然
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梟尸旁午有詔

棄都外男女孩嬰相雜廁淹旬許京兆府瘞斂作二大冢葬道左右它日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官竪益熾帝末以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顔慘不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疢至棄天下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爲愬煑黃金餌之寖親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蓺詭譎陰狡億探人意隱輒中所欲爲愬籌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白愬愬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拒不納既坐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語終夕恨相見晚謝愬曰誠如公言即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厚加贍卹日夜爲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初士纖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既陷宋申錫搢紳側目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爲司馬不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御史復言注姦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再輔

政又憚守澄遏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策判官士議譁駭劉從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即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即日召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資貪沓既藉權寵專鬻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複壁聚京師輕薄子方鎮將吏以燀聲焰間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艾乃罷險人躁夫有所干謝日走門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戲朝法賢不肖淆亂以為弛張當然衆策其必亂帝問富人術以榷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給其直工自擷暴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為榷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興役猒之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室聞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

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廋謂曰水族貌寢陋
不能遠視常衣麤裘外示質素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
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俄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詔月
入奏事請賓屬於訓訓與舒元輿謀終殺注慮其豪俊爲助更擇
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爲副李敬彝爲司馬盧簡能蕭傑爲判官
盧弘茂爲掌書記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寖廢注請
復之而王璠郭行餘皆踵爲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
通天犀帶出都門旗干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滻水注
奏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羣宦者臨送欲以鎮兵悉禽誅之
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
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
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撓不暇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
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注妻兄魏逢尤佻險贊注
爲姦數顧賕爲率更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

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侍遼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司馬梟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羣臣皆賀乃夷其家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藉其貲得絹百萬匹它物稱是注敗前菌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可復徽子也爲禮部郎中簡能者簡辭弟駕部員外郎傑者倪弟也主客員外郎弘茂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四爲祈免女曰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斬之弘茂妻蕭臨刑詬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弘節勇而多謀始在鄜坊趙儋節度府爲注所辟敬彝并爲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員外郎終衢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廣陽侯冏之裔祖祚武后時諫罷萬象神宮知名開元時以大理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父晃歷左補闕溫州刺史涯博學工屬文往見梁肅肅異其才薦於陸贄

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
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涯
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爲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
部員外郎召知制誥再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清源縣男
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稾定帝以其孤進自樹
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
望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再遷吏
部侍郎穆宗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吐蕃寇邊西北騷然又
略雅州涯調兵拒之上言蜀有兩道直擣賊腹一繇龍川清川以
抵松州一繇綿州威蕃柵抵棲雞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金帛
使信臣持節與北虜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其人取其地受其賞
開懷以示之所以要約諄熟異它日者則匈奴之銳可出西戎之
力衰矣帝不報長慶三年入爲御史大夫遷戶部尚書鹽鐵轉運
使寶曆時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召拜太常卿以吏

部尚書代王播復純鹽鐵政益刻急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爲之屈奏僕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即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難之詔尚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荅拜非其臣則荅不臣人之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避正君也大夫於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荅己也古者列國君猶與大夫荅拜所以尊事天子别嫌明微也議者謂僕射代尚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有副貳缺則攝總王著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以下荅拜此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言受冊官始上無不荅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決涯竟用舊儀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收隸天子

鹽鐵詔可久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爲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衆俄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俄拜司空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爲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羣詬詈抵以瓦礫涯質狀頎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嗇儉不畜妓妾惡卜祝及它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皆不便謗訕囂然議遂格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絜去就以至覆宗是時十一族貲貨悉爲兵掠而涯居永寧里乃楊憑故第財貯鉅萬取之彌日不盡家書多與祕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鉤致或私以官爵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者至是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于官子孟堅爲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李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鐇家

鏞執以赴軍仲翔曰業不見容當自求生柰何反相噬邪聞者哀之後令狐楚見帝從容言向與臣並列者既族滅矣而露骸不藏深可悼痛帝惻然詔京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士良使盜竊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爲竇紃妻以痼病免家人給告涯當貶忽夢涯自提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困窮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冤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浙東餗往依之全尤器異收卹良厚舉進士高第聲稱籍甚又策賢良方正異等授渭南尉集賢校理擢累考功員外郎知制誥餗美文辭開敏有斷然褊急氣陵輩行李渤爲諫議大夫惡其人爲宰相言之而李逢吉竇易直愛餗才得不斥穆宗崩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舊制兩省官出使得朱衣吏前導餗赴州猶用之觀察使李德裕敕

吏還怏怏爲憾入爲太常少卿復知制誥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臧縣男大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不勝恚求出爲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既得位會李宗閔得罪而指儉特爲黨斥去之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餗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叵柰何劉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爲禍亂根本而餗與馮宿龐嚴爲考官畏避不敢聞竟罹其禍餗本中立不肯身犯顏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冤之

舒元輿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即謷悟去客江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飧具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

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郡縣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棐笥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令格可乎俄擢高第調鄠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才有過人者銳進取大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入又不露所緼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

百年披剔刮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技犀之角擢象之齒豈
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賞其自儆卬出示
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
喪尤與元輿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
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辨明審不三月
即眞兼刑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輒繩逐之月中以本官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謬筭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人爲之也然加
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
至是悉還高秩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
殿闌誦賦爲泣下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進士元褒又擢賢良方
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
王璠字魯玉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御史儀寓峻整
著稱于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鎭州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
制誥時李逢吉秉政特厚璠驟拜御史中丞璠挾所恃頗橫恣道

直左僕射李絳交騎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然猶揔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中伊愼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愼位緣恩進削其禮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不可爲法逢吉憚絳正遏其事不奏俄罷璠爲工部侍郎而絳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不直之初璠按武昭獄意逢吉德已及罷中丞乃大望久之出爲河南尹時内廏小兒頗擾民璠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爲尚書右丞再遷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隳戮姦豪浸不戢璠頗脩舉政有名鄭注姦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璠進左丞判太常卿事出爲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幸璠於逢吉舊故故薦之復召爲左丞拜戶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璠亦其黨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官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而敗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軻劉軿仲無頗柳

書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得釋遐休誅璠釁翻潤州外隍得石
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術家謂璠祖名崋生礎礎生璠盡瑕
休並其應云
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其先
使誌冢辭不爲重胤怒即解去擢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
肯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爲諭止行餘移書曰
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
諸王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
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荅還楚汝二
州刺史大理卿擢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故用之
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有吏幹歷兩池榷鹽
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再遷太府卿大和九年代崔鄯
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居四日起事約繇錢穀進更安南富饒地聚
貲尤多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闊陿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為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設鎖絕汴流姦盜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宣賓客列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改度支河陰留後坐平糴非實貸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御史盧州刺史召為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與李訓厚善訓以京兆多吏卒擢為少尹知府事以就其謀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訓得進於是御史中丞舒元輿引知雜事元輿入相擢權知中丞事

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為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誗按邊既行命師邕為詔賜六道殺

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李貞素嗣道王實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主妻以季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輿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禀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廈之顛天下爲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閹謁所乘天果猒唐德哉

李鄭二王賈舒列傳第一百四

李德裕列傳第一百五

宋祁奉勅撰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爲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丐掖宮人訶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詠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己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奢賞易直傾府庫賚軍皆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朞則賦物儲牣南方信禨巫雖父母癘

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天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冦無所廋蔽天子下詔襃揚勸宗立後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

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為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紿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為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徭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先聖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歛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偽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為逢吉排笮訖不內徙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誅往者日數

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吴有聖水宋亳有聖火皆本妖祥古
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塡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
屠方士並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
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
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愼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
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脩軒石之術物色異人若
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
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
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黄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
甑生皆能作黄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眞隱願止師保
和之術愼毋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誕譎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
帝詔畫工肖狀爲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逐之大和二年召
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
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

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劒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巂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獰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巂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杪運內粟贍黎巂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

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
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
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寖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
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
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
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
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
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
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
客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閤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
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閤者又罷京
兆築沙隄兩街上朝衛兵嘗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
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繇成功俄罷宗
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
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後帝
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侍詔帝欲

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臣後漢所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
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改
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凶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
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入見
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
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
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
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漳王為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璠
漢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焰少衰遂貶德裕為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
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
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進以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當
此時兄弟不相保況申錫邪有司為我褒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為
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
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衣前示

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還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鷺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爲鷺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即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諭松柏之爲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寖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

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
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
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
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帝嘗疑楊嗣復李珏顧望不忠遣
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
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
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為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
官論爭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出畋游
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
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
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畋游承天意是時冊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為黠戛斯
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命易粟於邊退
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
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
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
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能孰肯為國家用邪天德

年羸弱以一城與勁虜確無不敗請詔年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二萬斛會嗢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乞羊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年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亟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若請以蕃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略授劉沔令雄鼓譟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庭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繇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為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況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寶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澤潞劉從諫死

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内地非河朔比昔皆儒術大臣守之李抱眞始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其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大和時擅兵長子陰遣訓注外託効忠請除君側又有狗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稹擅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稹所恃以脣齒也如令魏鎭不與則破矣夫三鎭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鎭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皆曰悟功高不可絶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宰相亦媕阿趨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昌霸三越湶況其下哉然贏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爲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羣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磁潞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稹未下朝廷益爲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

以亂果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石無以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甲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賊任不可赦如力不足請捨稹而誅弁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即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大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洺磁而稹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命稱稹糧乏皆女子授縷哺兵未幾郭誼持稹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職誼爲之今三州巳降而稹窮覺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爲稹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冡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巳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

更相稱舉吳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其
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
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
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
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
人小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
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
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
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
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
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
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
謂黨者詆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
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偽見矣
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
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

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
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寖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
不止無以治國匡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
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為人所教而言是
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
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
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
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
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
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
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
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
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
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為森豎翌日罷
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

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冤至爲黜御史因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户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曰衞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官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鋭兵票士皆曰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爲衞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爲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遂

平帝毎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皆直切於事而能伐謀也二鎮毎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為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為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怯于武不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度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毎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云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燁子延古乾符中為集賢校理擢累司勲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不朝謁貶衛尉主簿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以制策厯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于州嘏說使

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遜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傳以罪吳汝納之獄朝廷公卿無爲辨者惟淮南府佐魏鉶就逮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中初爲左拾遺既德裕被放柔立內愍傷之爲上書直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爲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鬭于前而以衆寡爲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爲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擿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列傳第一百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提舉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陳三李曹劉列傳第一百六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潁川由進士第擢累起居郎史館脩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爲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宮夷行兼侍讀五日一謁爲太子講說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珏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尉勞起之會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大阿以鐏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讎虜豈有倒持虖邪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

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進門下侍郎帝常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玨曰姚亡而宋罷玨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遂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邧論不可遂果坐贓敗帝欲賞邧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夷行蓋專詆嗣復又素善覃陰助其力以排折朋黨是時雖天子亦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爲吏部尚書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即位召爲御史大夫俄還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珙俱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拜階下謂

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群官群官先拜而後荅以無二
上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前日鄭餘慶者僕射
上儀謂隔品官無亢禮時竇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
爲僕射乃忘前議當時鄙厭之臣等不顧以失禮速誚於時且開
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荅拜而僕
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
決至夷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罷爲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爲河中
節度使卒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世宦南方客潤州紳六歲而孤哀
等成人毋盧躬授之學爲人短小精[illegible]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蘇
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葬毋有烏銜土墜輤車元和初擢進士第
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寖不法
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澹
爲具行錡怒陰教士鬻食之即脅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

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久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爲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人稹爲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遂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輔政以紳爲御史中丞顧其氣剛下易疵累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繇是皆罷之以紳爲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爲樂外遷紳泣言爲逢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侍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栢耆程昔範善及耆爲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漏誚之虞失望後

至京師悉暴紳所言於逢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
虞昔範與劉栖楚皆爲拾遺以伺紳隙内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
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乗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
杜元頴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
逢吉乗間言紳甞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貶紳
爲端州司馬栖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右拾
遺吳思不往逢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
韋處厚屢言紳枉析逢吉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
筒發之見裴度元頴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黨
所上謗書始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澁惟乗漲流乃濟康州有
媪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寳曆赦令不言左降
官與量移處厚執爭詔爲追定得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刺史
霍山多虎頼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
不爲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

察使李宗閔方得君復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覃以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户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即位徙淮南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淮南卒贈太尉謚文肅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贓貶潘州司户參軍死汝納家被逐久不調時李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後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爲永寧尉弟湘爲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贓狠籍身娶民顔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鉶鞫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嫌疑紳內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按悅嘗爲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户參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爲湘訟言湘素

直爲人誣蹙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妻資媵結贓且言顏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即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已即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寘湘死是時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歿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爲怨仇所根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所至務爲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没而坐湘寃云

李讓夷字達心系本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官又從西川杜元潁幕府與宋申錫善申錫爲翰林學士薦讓夷右拾遺俄拜學士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

奪職累進諫議大夫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今諫議誰歟可言其人石以馮定孫簡蕭俶李讓夷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亶曰球故與李宗閔善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所書爲後世法不可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決用讓夷進中書舍人旣而李珏楊嗣復以亶之薦終帝世不得遷武宗初李德裕復入三遷至尚書右丞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侍郎爲大行山陵使未復土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于道贈司徒讓夷廉介不妄交位雖顯劇以儉約自將爲世咨美

曹確字剛中河南河南人擢進士第歷踐中外官累拜兵部侍郎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中書侍郎確邃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媮薄少年爭慕之號爲拍彈同昌公

主薨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襐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爲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横甚人無敢斥遂擢爲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争卒授光州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言之而神策中尉西門季玄者亦剛鯁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以官車後籍没亦當爾確居位六年進尚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爲鎮海節度使徙河中卒始畢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弟汾以忠武軍節度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卒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徐商辟署鹽鐵府祭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宗紹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路巖韋保衡從爲惡言聞帝俄斥廉州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瑝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分貶嶺南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州司户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爲讒擠舉以爲寃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虢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

門行己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權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賛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荅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爲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爲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沉檀塗髹鏤龍鳳葩蘤金釦之上施複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襜珍麗精絶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爲剎珠玉爲帳孔鷸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檐注陛墄塗黃

金每一刹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為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裒土為刹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抆飾傳言刹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縵闕注水銀為池金玉為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耋辭餞或嗚咽流涕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為一條據之不疑掊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

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意觀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冥禳寇戎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尚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太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徇嗚呼運痿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列傳第一百六

二李崔蕭二鄭二盧韋周二裴劉趙王列傳第一百七

唐書一百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固言字仲樞其先趙人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劒南王播皆表署幕府累官户部郎中溫造爲御史中丞表知雜事進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處調護地非所宜詔改它王傅固言再遷尚書右丞李德裕輔政出固言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用召爲吏部侍郎州大豪何延慶横猾譁衆遮道使不得去固言怒捕取杖殺之尸諸道旣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柅吏姦進御史大夫大和九年宗閔得罪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頗思之復召爲平章事仍判户

部羣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鬱羣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尤無狀帝曰貞元時御史獨王堪爾鄭覃本舉堪疑固言抵巳即曰臣知堪故用爲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主前語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時多闕官寧乏才邪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覈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疏竇易直爲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已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俄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爲西川節度使詔雲韶雅樂即臨皐館送之讓還門下侍郎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始置贏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雄完武宗立召授右僕射會崔珙陳夷行以僕射爲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蒲津歲河水壞梁吏撤笮用舟邀丏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上跪固諫不從以疾復爲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初還右僕射後以太

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固言吃接賓客頗謇緩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李珏字待價其先出趙郡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河陽烏重胤表置幕府以拔萃補渭南尉擢右拾遺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即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珏與宇文鼎溫畬韋瓘馮約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遏密弛禁本爲齊人鍾鼓合饗不施禁內夫王者之舉爲天下法不可不愼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邪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疏謂榷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爲人飲

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𣙜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即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陰中帝欲珏以數諫不得留出爲下邽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加户部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它與之言珏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珏及李宗閔以罪去珏爲申辨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復爲户部侍郎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一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珏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珏曰爲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

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關禍亂可至哉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二取一彼空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珏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爲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進封贊皇縣男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既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珏曰帝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皆爲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珏數稱道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卻之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罷

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內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珏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俄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珏顧已大臣誼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穀半價與人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謚曰貞穆始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人勸易署寢珏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臥內惟以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爲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爲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餽餉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爲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爲邪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頲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珙爲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爲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珙對精亮有理趣帝咨嗟迂久時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節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思材望威烈者檢革其弊見珙意慷慨又知治泗得士心即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更詔王茂元帥嶺南而以珙代瑀居二歲徐人戢畏入爲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滻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珙坐不能捕以爲負望少衰開成末累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即拜中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琯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與崔鉉故有怨及鉉宰相代爲使即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鳳翔節度使鉉復執政珙懼

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驛議所以綏接珙坐不自
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就拜留守復節度鳳翔卒于官
子消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傅
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琯字從律珙兄
舉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諸使府入朝稍歷吏部員外郎李
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進給事中大和初持節宣慰盧龍使
有指及興元殺李絳復往尉撫軍皆按堵還遷工部侍郎京兆尹
宋申錫爲讒所危宦豎切齒時罕敢辨者琯與大理卿王正雅固
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以尚書右丞出爲荆南節度
使進左丞時弟珙任京兆尹並據顯劇勳世以爲榮俄判兵部西
銓吏部東銓從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會昌中終山
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琯行方介有器蘊人屬以爲相而
卒不至當時共咨云弟璪璵尤顯璪位刑部尚書璵河中節度使璵
子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外郎當時

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爲大龍甲消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終吏部侍郎

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目曰飣座棃言座所珍也乾寧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從遷洛罷爲尚書右僕射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貶爲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家没掖庭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户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罷爲荆南節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劒南西川南詔内冦不能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户部吏部二尚書拜右

僕射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鄭肅字乂敬其先滎陽人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進士書判拔萃補興平尉累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答文宗高擇魯王府屬肅以諫議大夫兼長史王爲皇太子遷給事中進尚書右丞出爲陝虢觀察使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輔導東宮詔兼賓客爲太子授經既而太子母愛弛爲讒所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爲動容然内寵方煽太子終以憂死出爲檢校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武宗知太子無罪特困於讒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侃侃有大臣節召爲太常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宣宗即位遷中書侍郎罷爲荆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謚曰文簡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規仁表皆豪爽有文仁規位中書舍人

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

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人畏薄之劉鄴未仕往謁泊而仁表等鄙訛其文鄴爲相因罪貶仁表死嶺外始肅罷政事帝以盧商代之商字爲臣蚤孤家窶困能以學自奮舉進士拔萃皆中由校書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餘遷至大理卿爲蘇州刺史吏以鹽法求贏貲民愈困商令計口售鹽無常額人便之歲貲返增宰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召爲刑部侍郎京兆尹方伐潞芻糧踰太行餉軍環六七鎭詔商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又詔杜悰兼鹽鐵度支并二使財以贍兵乃不乏出爲東川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還判度支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大中元年春旱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繫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爲武昌軍節度使以疾解拜戶部尚書卒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從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以拔萃補秘書正字從李絳爲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裴度爲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進吏部郎中出爲常州刺史遷

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省審駮奏无私拜華州刺史開輔驛馬
疲耗鈞爲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擢嶺南節度使海道
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絜廉專以
清靜治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吏或橈之則相
挻爲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田產闔部肅壹無敢犯貞元
後流放衣冠其子姓窮弱不能自還者爲營棺槥還葬有疾若喪
則經給醫藥殯斂孤女稚兒爲立夫家以奉稟資助凡數百家南
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華蠻數千走闕下請爲鈞生立
祠刻石頌德鈞固辭以户部侍郎召判户部會昌中漢水害襄陽
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漢暴王師伐劉稹武宗
以鈞寛厚能得衆詔兼節度昭義軍會稹死赦乗馹往進檢校兵
部尚書專領昭義鈞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三
千保潞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且
曰不即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遣方雄欲盡夷潞兵鈞不聽

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帷信至送闕下餘衆悉原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帷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乘其變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宣宗即位改吏部尚書會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食思亂乃授鈞宣武節度使人情妥然召入復爲吏部尚書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陽郡公節度河東大中九年召爲左僕射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故內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遨游林墅累日一還令狐綯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爲

娟賢緝聞言于帝即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俄檢校司徒為東都留守懿宗初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謚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為鮮明位將相沒而無贏財

盧簡方失其系世不知所以進盧鈞鎮太原表為節度府判官會党項羌叛鈞使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樹堡鄣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扈遏其衝賊不得騁候邏便之累遷江州刺史徙大同軍防禦使大開屯田練兵修斸沙陀畏附擢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久之徙振武軍道病卒

韋琮字禮玉世顯仕琮進士及第稍進殿中侍御史坐訊獄不得實改太常博士擢累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為太子賓客分司卒

周墀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毋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閱歲召還大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搢紳付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爲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墀最爲天子欽矚俄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刼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驁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可猒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持不與繇是妄進者少衰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

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爲劒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休仲子也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爲監察御史更內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大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檝僨敗吏乘爲姦冐没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褒

能者譎怠者由江抵渭舊歲率雇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无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它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悉歸鹽鐵秉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荊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曒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遒媚有體法爲人醖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眞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與紇干泉素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劉瑑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鎮國陳夷行表爲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愊大中初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挺筆遽成辭皆允切會伐党項詔爲行營宣慰使遷刑部侍郎乃裒彙敕令可用者由武德

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繇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饗雜進倡舞瑑曰豈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士臨觀又下令不何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内以安徙河東節度使未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始瑑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无知者既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閒帝視案上曆謂瑑爲朕擇一令日瑑跪曰其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瑑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繇是罷宰相俄而瑑大病加工部尚書拜臥内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瑑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觸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與瑑同知政者夏侯孜孜字好學亳州譙人累遷婺絳等州刺史繇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懿宗立進門下侍郎譙郡侯俄以
同平章事出爲西川節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爲
真陵山陵使坐隧壞出爲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制
仆孜懷中即死不數日孜罷咸通時蠻犯蜀深入士乏糧追責孜
治蜀無素備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德宗出狩變倉卒羽衛單寡朱
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賊平渾
瑊引在幕府累擢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
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火其營夜爲亂植列卒不動須之遲明而
潰捕斬皆盡優詔嘉慰累擢嶺南節度使終于官父存約辟署興
元李絳府值軍亂方與絳燕間吏報賊至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苟
公德厚誣不當獨免即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害隱以父死難與
兄隲廬墓幾十年闔門誦書不應辟召親友更敦勉令仕會昌中
擢進士第歷州刺史河南尹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咸通末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縣伯性仁悌不敢以
貴權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貲與隲同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嘗干
以財宦寖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由布衣也隲終宣歙觀察使既輔
政它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
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即回班候
夫人起居搢紳以爲榮後崔彦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僖
宗初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宜下除太常卿廣
明初爲吏部尚書居母喪卒子光逢光裔光胤皆第進士歷臺省
華劇光逢尤規矱自持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時光裔由膳部
郎中知制誥對掌内外命書士歆羨之
裴坦字知進隋勞州都督世節裔孫父乂福建觀察使坦及進士
第沈傳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脩撰歷楚州刺史
令狐綯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
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

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眙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齎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槩從子贄

贄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户部尚書帝疑其外風檢而暱帷薄遠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贄咸通大臣坦從子内雍友合疏屬以居故臧獲猥衆出入无度殆此致謗言者帝每聞咸通事必[illegible]然歛袵故偓稱之爲贄地帝幸鳳翔爲大明宫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户參軍殺之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鳳翔表在其府黄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諸軍畋再秉政擢司

勲員外郎翰林學士進累兵部侍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户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無刑部尚書無它功以病罷拜尚書左僕射卒

王溥字德潤失其何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充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奏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昭宗蒙難東内溥與胤説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帝反正驟拜翰林學士户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户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温侵逼貶淄州司户參軍賜自盡與裴樞等投尸于河

盧光啓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爲張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啓權揔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罷爲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光啓執政韋貽範蘇檢相繼爲宰相貽範

字垂憲以龍州刺史貶通州檢為洋州刺史二人奔行在貽範遷給事中用李茂貞薦閹旬為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倚權臣恣鷙不恭會毋喪免踰月奪服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舍人貽範薦於茂貞即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貞與朱全忠通好乃求尚主取檢女為景王妃以固恩帝還京師檢長流環州光啓賜死

列傳第一百七

畢崔劉陸鄭朱韓列傳第一百八

唐書一百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畢諴字存之黄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凌凌生匀世失官爲鹽佐匀生諴蚤孤夜然薪讀書毋䘏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慤不妄與人交大和中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領度支表爲廵官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裕始與悰同輔政不恊故出悰劒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諴餞訊如平日德裕忌之出爲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爲辱諴沛然如處美官無異言宰相知之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召入翰林爲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諴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諴唯唯即拜刑部侍郎出

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饟乏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河東尤近胡復脩杷頭七十烽謹候虜寇不敢入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召爲户部尚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朞固稱疾改兵部尚書罷旋兼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誠於吏術尤所長既貴所得祿奉養護宗屬之乏無閒然始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邸誠亦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

崔彦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第數應帥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户部侍郎繇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

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内大治耆老叩闕
願留詔可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仍判度支初楊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
倣秉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脩舉察不至苛不六月遷門
下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成其美彥昭雖宰相
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與王
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甞見凝凝倨不冠帶嫚
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
敕婢多製屨韈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
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横甚彥昭奏逐
死嶺南累拜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
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奇其文表爲掌書記德裕三
領浙西及劍南淮南未甞不從會昌時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

弘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師學德裕
旣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間陝虢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
鎭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爲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
人遷承旨鄴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綯久當國更數赦
不爲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鄴乃申直其冤復官爵世高其義
進戸部侍郞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度支僖宗嗣位再遷尚書左僕射初韋保衡路巖與鄴同秉政
爲迹覯俄而蕭倣崔彥昭得相罷鄴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黃
巢方熾詔高駢代之徙節度鳳翔固辭還左僕射帝西狩追乘輿
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將軍張直方家賊捕急三人不肯臣俱見
殺豆盧瑑者字希眞河南人仕歷翰林學士戸部侍郞與崔沆皆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樹未幾及禍
初咸通中有治歷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答
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于

琮瑑與沆皆不得終云
陸扆字祥文宰相贄族孫客於陝遂爲陝人光啓二年從僖宗幸
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工屬辭敏速若注射
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
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
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始其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牓出至是
每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牓天也以譏扆進非其時累爲尚書左
丞封嘉興縣男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
宰相有光署錢留爲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扆送光院錢五十萬
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嗣覃王以兵伐鳳翔扆諫曰國步
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爲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
有後害帝顧軍興責扆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
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吳郡公天復初帝密
語韓偓曰陸扆裴贄孰忠於我偓曰扆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

外言扆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爲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扆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扆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讒言也帝遂悟累兼戶部尚書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貞扆曰國西鳳翔爲最近迹其罪固不可赦然尚脩職貢朝廷未之絶無宜於詔書有以異也始崔胤罷相扆代之胤内怨望及是議以爲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胤死復授吏部尚書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扆濮州司户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扆初名允迪後改云

鄭綮字蘊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累左司郎中困窶甚丐補廬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歛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庫後它盗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爲刺史送都還綮王徽爲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遷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綮以其兄讓能輔政

不宜處禁要上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爲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譁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偘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爲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

宮闕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辛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求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爲人木彊無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饟遠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巖士爲韓建

所殺朴罷爲秘書監三貶郴州司户參軍卒與朴皆相者
孫偓字龍光父景商爲天平軍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官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朞而茂既而偓秉政封樂安縣侯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偓性通簡不矯飭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曳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即自撓矣兄儲歷天雄節度使終兵部尚書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以疾解後遷累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偓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含垢隱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倖

使自翦其黨蔑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偓崇門生也嘆其能讓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韓全誨周敬容皆忌偓偓聞召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偓聞以爲不可偓不納偓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爲閹豎所圖矣偓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偓聞憂未知所出李彥弼見帝倨甚帝不平偓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自破帝不用彥弼譖偓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柰何不欲我見學士邪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偓曰三使相有功不如

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令宰相不得顓決事繼昭輩所奏必聽它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令敕使衛兵爲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鬬闕下朝廷危矣及胤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偓勸胤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刼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峩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偓甚從皓讓偓曰南司輕北司甚

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
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對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
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偓
偓至再拜哭曰崔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偓曰願陛下還宮無
爲人知帝賜以麪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偓
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宮婢負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
盡誅則傷仁願去尤者自內安外以靜羣心帝曰善崔胤請以輝
王爲元帥帝問偓它日累吾兒否偓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雺王
聞鳥聲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否帝曰
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偓議附胤類如此帝反正勵精
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
同輔政遂固辭初偓侍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
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絶席全忠胤
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

禮全忠怒偓薄巳悻然出有譖偓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偓貳會逐
王溥陸扆帝以王贊趙崇爲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巳而
罷贊崇皆偓所薦爲宰相者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胤胤不爲
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偓殺之鄭元規曰偓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
遽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
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
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兄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
丞偓貶之明年帝宴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
棣州司馬侍御史歸藹登州司户參軍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豪英各
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愎庸奴乃欲鄣横流支巳顛
寧不殆哉觀綮朴輩不次而用捭豚臑拒貔牙趣亡而巳一韓偓
不能容况賢者乎

列傳第一百八

宋祁 奉 敕 撰

馬楊路盧列傳第一百九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勛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補校書郎累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為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緣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植奏以武陸縣為陸州即其首領為刺史既而州部廢池珠復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徙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召拜光祿卿遷大理植自以譽望在當時諸公右久補外還朝不得要官為宰相李德裕所抑內怨望宣宗嗣位白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遷戶部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贄最為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贄善至通昭穆元贄以賜帶遺之它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既行詔捕親吏下御史獄盡得交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為忠武宣武節度使卒

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録其騶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緘辱收與大學士等請斥之中丞令

孤絹援故事論救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為朝長云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為濠州録事參軍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猒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用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學彊記至它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洛陽耕得古鍾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黄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羅蔦附灌木然時有安涗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弦外其二云何涗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涗即以黄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涗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黄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黄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黄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為宮黄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訖不

用商及二少盖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黄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其律爲宮其律爲商其律爲角其律爲徵其律爲羽其律少宮其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説説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既假褫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悰表署淮南推官悰領度支又節度劒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至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遷逼不可先固辭植嗟美爲止復爲悰節度府判官蜀有可縣直巂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悰計興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士悰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巂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贍國計耶乃止始周墀罷宰相節度東川表其弟嚴掌書記俄而墀卒悰辟爲觀察使判官兄弟並在幕府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世榮其友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而嚴亦自楊州召爲監察御史收因建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

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旂常今旂常因車飾隸太僕非是未及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為支使還拜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按遷長安令懿宗時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比溼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蹋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又峙食汎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尚書右僕射封晉陽縣男既益貴稍自盛滿為奢侈門吏童客倚為姦中尉楊玄价得君而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賕餉數千萬諉收不能從玄价以負己大恚陰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為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奉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劾收前用嚴譔為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它隱盜明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以二小舸趨官又明年流驩州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丐弟嚴死奉先自後以書授使者即仰鴆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官爵子鉅鏻鉅乾寧初為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侍鏻至戸部尚書收兄發字

至之登進士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謚詔百官議假與都官郎中盧摶以為改作主求古無文執不可知禮者韙之改太常少卿為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為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政聞朝廷意有治劇才拜嶺南節度使承前寬弛發擿下剛嚴軍遂怨起為亂囚傳舍貶婺州刺史假字仁之仕終常州刺史收與昆弟護喪葬復師會者千人嚴字凜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而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及嚴五人皆世冑起以聞詔獨收嚴累遷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收知政請補外拜浙東觀察使收貶嚴亦斥為邵州刺史徙吉王傅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子涉注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謹靖終免于禍注為翰林學士涉已相辭內職為戶部侍郎

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父群字正夫通經術善屬文性志純絜親歿終身不肉食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文宗優遇之居循循謙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雖褐衣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巖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父時故人在方鎮者交辟之久乃吞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為學士

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於
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頗自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通賂遺奢肆不法
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
畏也既權侔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巖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
後巖乃樹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
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為相時委事親吏邊
咸會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間言財利帝召見則曰臣願破邊咸家可佐
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巖親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
郭籌者相依倚為姦巖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妄給與以結志嘗
閱武都場咸籌莅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中讙以有異圖恟恟遂聞
京師巖坐是徙荊南節度使道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
巖體貌偉麗美須髯毋至江陵兩昔皆白捕誅咸籌等巖至新州詔賜死剔取
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保衡者京兆人字蘊用父慤宣宗時終武昌軍節度使保衡咸通中以右拾
遺尚同昌公主遷起居郎駙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愛而妃有寵故
恩禮最異采宮中珍玩資貝予之俄歷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自尚主至是裁再朞又進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悍戾既恃恩據權以嫌愛自肆所悅即擢不悅擠之保衡與進士王鐸第手籍蕭遘同升以嘗薄于己皆見斥逐揚收傾路巖人益畏之主薨而寵遇不衰僖宗立進司徒俄為怨家白發陰罪貶賀州刺史再貶崖州澄邁令遂賜死弟保乂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戶參軍而劉瞻等坐主薨見貶者皆復起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被辟浙東府入朝為右拾遺歷臺省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翱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駮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宋威齊克讓曾衮皆善將為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熾結益不制乃以王鐸鎮荆南為諸道都統攜不悅是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屬巢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詈繇是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為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引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即按關東諸將為鐸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喜後病風足蹇神智瞑寒事多决於親吏楊温李修賄賂顯行及巢破淮

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
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賔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
尸於長安市子晏天祐初爲河南尉柳璨殺之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咸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
將亡攜爲之鴟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齒也

馬楊路盧列傳第百九

鄭王韋張列傳第一百一十

宋 祁 奉 敕 撰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字子佐爽邁有文舉進士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爲翰林學士高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薦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宰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坐吳湘獄不能直究貶循州刺史死于官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爲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綯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外吏帥鎮幕府綯去位始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誣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久乃入爲刑部員外郎劉瞻爲宰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粲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瞻以諫迕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褒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內徙郴絳二州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時宰相騶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敕道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史不得擅至宰相府及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

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荊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為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苟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乾符六年黃巢勢寖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柰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即巢机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恃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彊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為損國威靈不可即抗論至相詬嫚攜怒拂衣去裾罥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召拜吏部尚書明年為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

自絀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侯國臣請死以懲無狀
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
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畋還蒐士卒繕器械濬
城隍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即悉出金
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偽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詔使至畋召監軍
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畋遣子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賊將又至畋斬于東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檢校尚書右僕
射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
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二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儒柔縱
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蹤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
未整伏發衆皆譟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坂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
鎧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內尚數萬無所歸畋招
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
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劒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
感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帝
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捋潛兵渭水賊伏甲偽

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為賊所覆畋數敕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拜而不賀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為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為留後儲畋出境既半道內慚負即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專軍務一以咨決與州戍將孫鄴坐贓抵死畋奏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滿二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亦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畋以為不可請行營節度繇裏行至大夫許滿二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畋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繇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

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群臣有疑頗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介者帝
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績爲壁州刺史留養從龍州
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
博野神將戍奉天畋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飾擢及畋還葬
鄭表爲請謚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饗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大官畋
爲人仁恕姿采如峙玉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鄭穀者畫字也方畋秉政
擢爲給事中至侍郎其猶兒類如此巢之難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
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
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仕寖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
實士爲世稱抱拜御史中丞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遷禮部尚書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保衡緣恩倖輔政
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之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搢
紳賴焉鐸亦上疏祈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爲宣武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
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跂鐸入輔又
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

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盗帝即以鐸為
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綏納流亡益募軍完器鎧武備
張設擇子孫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為將分精兵
使守湖南俄而賊掊廣州鼓而北係望風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
駢代之貶太子賔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
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內
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慨王室每入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
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為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户部
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贄裴樞王摶等在幕府以周岌王
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為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
衛兵自汜梁蜀師三萬壁盩厔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
號令嚴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敗官人田令孜榮賊必破欲使功
出于己乃搆鐸於帝罷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危就而讒見奪然
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闗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
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
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

伯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弟鐐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鐐拒之自督男士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鐐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尚主者或以徽聞徽本澹聲利聞不喜往見宰相劉瑑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瑑為言昇乃罷從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書記召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徐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不樂外忍不言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為殿中侍御史署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薦知雜事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為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為姦徽始用墨遂絕妄欺擢翰林學士廣明元年盧攜罷宰相以徽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西狩冒夜出徽與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詣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崖樾間為賊所執迫還將汙以官徽陽瘖不荅以刃環脅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縑書奏章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洺磁三州貳于巳昭義所隸唯澤一州

帝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守潞士心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朝議以大臣鎮撫即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是時李克用亦爭澤潞徽商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奉表固辭詔可更爲諸道租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徽助爲多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皆發掘鞠爲丘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脩奉使徽外調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即奉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尹宦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勢倖一平以法繇是爲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爲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忿共譖罷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帝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封琅邪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熅作亂帝進次漢中熅逼召徽以疾廢自言及熅僭號迫辟目作誓牒徽託手弱卒不肯署熅平帝至鳳翔召徽爲御史大夫固辭足痺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洽帝顧宰相曰徽神氣尚彊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失序吏肆爲姦補調重複不可檢徽爲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滯進

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謚曰貞譜言其先本魏諸公子秦滅魏至漢徙
關中霸陵以其故王家爲王氏十世祖罷仕周爲同州刺史死葬咸陽鳳政
原子孫因家杜陵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
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
守者三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踐歷華近累遷中書舍人僖宗西狩以兵
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
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輿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言共討賊士感動乃平昌
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
於成都以昭度爲西川節度使敬瑄不內詔東川顧彥朗與建合兵以討拜
昭度兼行營招撫使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久閉壘敬瑄遣人詈曰
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淹半歲始拔漢州建紿昭度曰公暴師遠出事蠻
夷地方山東兵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責
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囚敬瑄自稱
留後罷昭度爲東都留守杜讓能既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爲平章事進
太傅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即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

儀有大功嘗授之因辭免況行瑜乎乃更號尚父行瑜怨曾用李谿輔政而
崔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爲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谿叶力此姦人
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
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闕下言昭度伐蜀失
謀請取之未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
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況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之不得志
乃羸服屛居金鳳山學從横術以捭闔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
爲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黄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衞士
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獻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
臣安知爲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
營都統奏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彊累召不肯應濬往說之而
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
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眙愧謝濬宣詔已
士按兵默默濬乃召將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黄巢販鹽虜耳捨
天子而臣之何利邪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

將安往誠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公等捨安
而蹈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矜武即引軍從濬西擢濬為會軍使賊平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濬始繇
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為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即
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
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功後
與論古今事濬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鼎富英資特內偪宦臣
外迫彊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
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
帝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兵為犄角帝詔文武四品
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
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
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
見師度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既濬緯相倡和帝乃決
出師詔濬為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副之
韓建為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鐸並為招討使樞密使駱全諲為行營都監以

汴甲三千為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帝置酒安喜樓臨餞濬飲酣泣下曰陛下偪於賊臣願以死除之復恭聞不懌卒中尉等餞長樂坂以酒屬濬濬不肯舉是役也濬外幸成功而內制復恭故銜之先是汴華邠岐兵絕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濬慮汴人遂據有之乃令揆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至軍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長子為存孝所禽汴人亦棄城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大北委仗械去濬斂衆夜遁比明軍失太半存孝進掠晉絳慈隰其鋒甚盛濬間道出王屋奔河清桴而濟麾下略盡全諲飲藥死建追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因韓歸範以聞朝廷震動即日下詔罷濬為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參軍全忠為申請詔聽使便濬乃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為宰相故濬亦拜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為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疏乞骸骨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雖自屏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濬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為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下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它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天復二年十

二月始濬素厚朱寧史葉彥彥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彥率士三十人送之汧湲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紫極宮玄宗像前致制誥于按乃出之示不忘朝廷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廣陵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撤其德久矣纖人柄朝廓謀不乖如畋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爲天下唱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爲孽豎亂官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濬以亂止亂悖繆厭忍悲夫

鄭二王韋張列傳第一百一十